

名家讲堂

细描文本的肌理 深探作家的内心

——关于撰写《贾大山小说审美研究》的一些体会

袁学骏，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顾问。曾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自1973年在《天津文艺》发表诗歌《风雪打井》以来，一直从事业余写作，长期在文学和民间文学、编辑出版和个人创作、作品和理论评论上不懈耕耘。先后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文艺理论评论等500余篇；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金鏢记》（与人合作），散文集《西柏坡凝思》和《回不去的故乡》，文艺评论集《石门文谭》《与时文存》《民间文艺论集》和专著《耿村民间文学论稿》《文艺科学发展论》《贾大山小说审美研究》等。3次获得全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和第八届全国冰心散文奖，5次获河北文艺振兴奖，1次获华北区文艺理论二等奖，获省级以上奖30余次。



袁学骏

这次以已故作家贾大山小说的审美为主的研究过程，首先得益于对其文本的细读。我是反复细读贾大山作品的受益者，也是贾大山文本研究的入门者。在贾大山小说的艺术世界中，我察觉到了以前未曾注意到的其语言、文体的精妙之处，梳理出其文字细胞的色彩、韵味和词语组合的“DNA”。这让我意识到贾大山作品蕴含着中国传统美学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精神；也让我认识到可以批判性地运用西方叙事学、语言学等文本主义、形式主义理论来研究贾大山小说。这几年我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享受了阅读的快乐，也获得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形而上的新认知。

细读之下的借鉴与研究

细读之后就要细写。我带着问题意识、探究心理重读贾大山作品，既核对、归纳几十年来前人的有关评价，也想将自己的发现和感悟系统地表达出来。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克服有关短文普遍存在的空泛之弊；同时也想到，应该按照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中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分野，着重对贾大山小说进行内部研究，充分发挥自己在丰富资料占有方面的优势，抓住其文本细部，详尽地论证贾大山语言雅中有俗、古今一体的特点，以及行文简洁、修辞精妙和暗含的叙述方式等，梳理出他的话语秩序、叙事伦理和细微之美，为后面较为宏观的情节结构、体式、境界、人物塑造的阐述做好铺垫，也为整体性的写作发生学的外部研究打下基础。这便是先内后外、先微观后宏观、先零碎后整体，从而形成我自认为适合贾大山小说研究的路径。这不是“理论先行”，不是故意向西方叙事学、新批评理论靠拢，不是用它们来套用在贾大山身上，而是基于实际的、有所借鉴地拿来。

细读之后的批评艺术

本人运用一些叙事学和新批评学派的细读法，但不赞同其将文本与作者、读者割裂开的形式主义观点。韦勒克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也转变了思路。他和沃伦批评某些研究者想当然地把文学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或是生活的翻版，强调“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而非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这一观点既肯定了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又强调文学研究要具体且充分地展现作品内在的文学性，克服单纯意识形态的或极端决定论、因果论对艺术的遮蔽，是一种客观而公允的科学态度。所以我在本书第一、二章的细节中，对贾大山文本以意逆志，

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进行以文论世、以文论人的夹叙夹议式点评，使贾大山的一句日常用语、一个比喻、一场对话在被解析时都与文本形成一种紧密联系。申丹的叙述学、重庆炳的文化诗学、郭宝亮的王蒙研究成果、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以及杨庆祥、邢建昌等人的美学著作也都对我颇有启发。

细读中的解析与对话

作为同时代人，我对贾大山及其作品怀有深厚感情，在反复阅读、与他“对话”的过程中，常常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激动。然而，大山兄和他的小说都是“被记忆”“被观照”的对象，也是不由自主地“被现代”的对象之一。我对其既要投入热情又要保持冷静，于是构建了一个对其进行纵横解析的坐标：纵向而言，回到上世纪中后期贾大山生活的那个时代，去理解、评论他的作品，挖掘他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对“五四”以来一些现当代名家的艺术脉络加以梳理、对比，特别是与和他同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甚至同龄的作家作品进行多重比较，在他们的异同中展现贾大山的艺术匠心、美学追求和艺术特征，让人看到他曾是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从横向来看，则是用现代意识对贾大山及其作品进行观照，发现他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现代性理念，这自然也涉及他作为古城正定之子、当代燕赵作家所秉持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作品的文化内涵。

细读细说秉持的精神剖析

这便是细读细说时必须秉持“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的基本立场。贾大山和他的小说如同费孝通所说的“活历史”，这一观点与西方神话——原型批评的理念相契合。贾大山笔下的事件、人物古已有之，未来也依然会存在，只不过会被打上时代、地域的烙印。如此看来，贾大山是1977年至1997年我国文坛上一位在继承中创新且极具个性的代表人物。在向往现代又缅怀传统的历史潮流中，他试图将二者融合。他心灵纯善美好，却总是喜中隐忧、忧喜参半。在他幽默、轻灵且精致的文字里，既有如盐基泡沫般的独特质感，又似先甜后苦的糖精。作为一名读者，我在自己的话语场域中对贾大山进行较为深入的精神剖析，试图重新塑造一个立体的、永生的贾大山形象。

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在理解贾大山作品时，遗漏、屏蔽甚至曲解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正如杜甫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在自我反思，只是还有许多地方未能反思透彻，在此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再者，文学评论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定会有人继续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贾大山。

作品赏析·散文

老布鞋

耿顺东

年纪大了，现在对布鞋情有独钟。

我所说的布鞋，是鞋帮、鞋里、包括鞋底和缝纫线全都是棉质材料的，不含有任何一种有机化纤成分。

从小生活生长在农村，记得从开始走路穿的就是布鞋。那时布鞋都是自家做的，娘和姥姥都是做布鞋的高手。

做布鞋的原料，鞋面一般是黑棉布，鞋里是白棉布，黑棉布比白棉布厚实。棉布也大多是家里种的棉花，后期通过纺纱、织布、染色而成，很少到村里供销社商店去买，那样太费钱了，脚上的东西不能太讲究。制作鞋底的原料是格褙，就是搜罗家里的旧衣破布，修剪成型，然后用面粉熬一锅糨子，找一处向阳的墙壁，一层一层地糊上去，远远地看上去，像是挂了一幅五颜六色的地图，待过了几天彻底晒透，就揭回家里备用。

大人的鞋，由于脚长已经定型，也就存了鞋样尺码。我家鞋样儿都放在土炕的席子下面，规规矩矩，哪个是父亲的，哪个是姥爷的，一看便知。做大人的鞋好说，直接拿出鞋样儿比着裁剪即可，小孩子的大人就用手比比娃娃的脚丫，大概样儿地去裁剪，也能做得大小合适。

家里做的布鞋，现在的洋叫法是“千层底”，其实没有那么厚，但至少也有三四层格褙。做布鞋，最费工的是纳鞋底，鞋底厚、针脚密才耐穿结实。一只鞋下来没数过，大概也要上千针不止。大人们做鞋，多是在农闲时或是晚饭后，大家聚到一起，边纳鞋底，边唠家常，挺热闹。

记不清一年能有几双鞋穿，但过年绝对是新的，而且冬天还是棉鞋，黑白布间絮了棉花，可暖和啦。

小时候不穿袜子，天天爬坡上高，穿得太费，一般家长也不给小孩买，能省则省。农村都是土路，跑起来腿肚儿以下仿佛在腾云驾雾。光脚穿鞋的好处是脚不臭，但出汗容易把泥土在鞋里拌成泥状，潮湿的一层。

布鞋还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走累了，可以找个阴凉地儿，坐下来平铺在地上，当成座垫儿，盘腿一坐开始谈天论地讲故事；另一个是实在玩不动了，两只鞋相向一扣当枕头，睡他个迷迷糊糊，不理睬苍蝇蚊子嗡嗡。

不知什么时候，时兴起塑料鞋底，大人们按尺码买来，鞋面和里衬布料还是一样，就是鞋底不再用格褙了，这样做得快，小孩儿们也喜欢，敢在有水的地方走。尤其是到了冬天，在路面上有冰的地方，或是到河面上，塑料鞋底优势独显，大一点的孩子能够来一个助跑，然后沿着冰面滑出去老远，有点儿侠客下山的神韵，真是让人羡慕！布底鞋就完全不能参加这种比赛，看到大孩子们得意洋洋的样子，回家嚷着让娘也给做了一双塑料底布鞋，穿上后别提有多抖劲，一路狂奔，哪里有冰就往哪里去，不怕摔跟头，就是没滑稳摔倒了，也是乐乐呵呵，抖抖身上的土重新再来。说实话，塑料底布鞋，冬天穿不如格褙底儿的暖和。

后来，上了初中、高中，开始穿上了球鞋，白色的、黑色的都有。

上了班，开始注重形象，买来皮鞋、休闲鞋，无论是品牌的，还是普通的，这么多年，不知道换了多少双，只是感情淡淡的，一件件更换的商品而已，不是老人家亲手做的，不愿穿或是不时兴了就淘汰，一点儿不珍惜。

退休后，不必穿板正的工装，也不喜欢穿皮鞋了，怎么舒服怎么来。选看过各类的鞋子，总觉得不合适，一心想买一双布鞋，在网上看了半天没敢买，怕不合适退货麻烦，主要是对网站不精通，就去商场试着选了一双，也就那样，穿着没有当年的感觉。

现在娘八十多岁了，总不能开口让娘再给做双布鞋吧，一是原料不好凑齐，二来娘的手劲估计也不能再纳纳鞋底了，一生好强的娘做不了，倒觉得是个遗憾。干脆藏在心底别说了。

作罢，心中的布鞋，权当一个回忆了事。

这篇散文以朴素深情的笔触，穿梭于时光针脚之间。从手纳千层底的温暖，到塑料底冰上滑行的童年酣畅，布鞋不仅是物，更是母亲的手温与岁月的印记。如今商场里的布鞋“没有当年的感觉”，道出了工业化时代手作温情消逝的怅惘。结尾对年迈母亲的体贴与克制，让回忆的重量轻落心底，余味悠长。

（点评 高英英）